

# 1977 年萨达特对以色列和平外交的原因简析

江 山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1977 年, 埃及总统萨达特突然亲赴耶路撒冷, 同以色列直接谈判。此举不但打破了中东和平的僵局, 而且为最终实现埃以和平奠定了基础。萨达特的外交行动的内在原因有: 1. 对埃及现状的认识; 2. 脱苏联美的外交新战略; 3. 日内瓦会议的黯淡前景; 4. 埃及与以色列的初步接触; 5. 萨达特的个性。

**关键词:** 萨达特; 埃及; 埃以和平; 外交策略

**中图分类号:** K44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600(2004)03-0093-02

1977 年 1 月, 卡特出任美国总统后不久, 就决定召开由美苏两大国主持, 中东各方参加的日内瓦和会, 以实现中东地区的全面和平。然而在会议程序问题上, 巴以双方互不相让。以色列认为巴解组织是恐怖分子, 1977 年 9 月以色列国会通过决议, 禁止政府同巴解组织谈判。巴解组织也不愿单方面承认以色列, 并且宣布未经该组织同意, 而与以色列谈判的巴勒斯坦人将被视为叛徒。尽管美国作出种种努力, 但始终无法弥补双方的差距, 日内瓦会议被无限期延迟。在和平的前途渺茫之时, 作为与会代表之一的埃及总统萨达特作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 于 11 月 19 日直飞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 同以色列直接谈判, 一举打破了通向日内瓦的僵局。其外交行动的内在原因现简析如下。

一、对埃及现状的认识成为他制定和平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埃及在经历了与以色列的长期战争后, 整个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军事方面看, 在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 由于埃苏关系恶化, 埃及的实力在绝对和相对两方面都有所下降, 在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前, 美国的专家曾作过估计, 同那场战争期间相比, 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六十, 而埃及降低到其 1973 年实力的百分之九十<sup>[1](P2)</sup>。从以色列东部边境支援埃及的叙利亚军队于 1976 年已深深卷入黎巴嫩内战, 已经不可能同以色列作战了。除此之外, 萨达特还相信以色列已拥有核武。<sup>[1](P2)</sup> 由于埃及人口集中于开罗和亚历山大, 又依赖阿斯旺水坝和尼罗河, 这使它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最易遭受核打击。所以在任何条件下, 埃及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使埃及单方面获胜, 超级大国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也会出面干涉, 就像美国在 1973 年救了埃及第三军团一样。这种情况下次可能反过来发生<sup>[2](P714-728)</sup>。

在经济方面, 埃及经济处于不景气情况, 1960 年至 1966 年, 埃及经济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四, 1966 年至 1977 年由于加紧备战,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降到了只有百分之一二; 1960

年至 1966 年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 而 1967 年以后只增加百分之二<sup>[3](P62)</sup>。军费开支却从 1960 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上升到 1977 年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sup>[4](P10-17)</sup>, 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 萨达特认识到同以色列再打一仗只能使埃及经济再退后一步。

二、脱苏联美新外交战略的调整

50 年代中期, 纳赛尔认为苏联是埃及亲密的盟友, 而萨达特的观点却与之相左。在 1956 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中, 他就认为使埃及转败为胜的是美国的态度, 而不是苏联。萨达特就任总统之后, 苏联对他政敌的支持, 对埃及国内经济政策的批评以及在武器供应方面的暧昧态度, 更加坚定了他倒向美国的决心。1972 年萨达特下令驱逐驻埃及的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1976 年 3 月, 埃及又断然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但是埃及要获得美国的援助仅仅脱离苏联, 转向西方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解决与以色列的问题。

所以萨达特的最好的方法是实现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 那么美国就比较容易地向埃及增加军事和经济援助。萨达特如果直接去耶路撒冷, 就可以向美国证明自己渴望和平的诚意。如果以色列不准备作出必要的让步, 埃及仍可以赢得美国的同情。萨达特希望用这一出人意料的一招获取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 并且在美以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以诱导美国采取对埃及有利的政策。在随后的发展中, 事实证明萨达特的预计。在实现与以色列的和平后, 卡特政府使埃及在 1979 年至 1981 年共得到近 55 亿美元的援助与投资。美国还同意向埃及提供 F-16 战斗机等先进武器, 并开始同埃及军队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埃及逐渐成为伊朗革命后美国在中东极重要的阿拉伯盟国。

三、日内瓦会议前景的悲观估计, 是其决定与以色列面对面谈判的直接原因

萨达特意识到美国对以色列所能施加的有效影响非常有

限。因为过去以色列所作出的种种让步都是以美国增加对它的援助为前提的。每经过一次谈判,以色列的实力就增加一点,并且取得了顶住美国压力的更好地位。1977年10月,为了让以色列在会议程序问题上作出让步,美国总统卡特曾对以色列下了最后通牒。但是以色列强硬地表示不害怕国际孤立,并且指责美国曾多次没有在关键时刻提供支持。同时,卡特的立场还受到国内以色列支持者的掣肘。最终,卡特政府很快就改变自己的立场,在有利于以色列的“工作文件”上签了字。

萨达特对苏联的参加表示了戒心。他不相信苏联对实现中东和平真有兴趣,因为只有冲突的长期存在,才能最好地保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存在。1971年,当埃及决定用武力收复失地时,苏联迟迟不按条约提供武器,反而鼓吹中东地区的“军事缓和”。而在和平会议上,苏联会支持阿拉伯激进势力的立场,反对与以色列的和平。1975年埃及与以色列签订脱离接触协议时,苏联先是拒绝出席协议的签字仪式,后又突然催逼它支付武器贷款的利息。

在日内瓦,即使埃及与以色列在双边的谈判中偶然达成协议,但由于阿拉伯其他参加国同以色列谈判失败,埃及也很难使自己的协议得到批准和实施。如果和平会议失败后,萨达特再回过头来同以色列进行单独谈判,那么他在他的阿拉伯同胞眼中就更显得是个机会主义者了。

四、埃及与以色列初步接触的成果,是埃及选择和平对话的主要动力

1974、1975年,埃及在美国的调停下,与以色列两次签订脱离接触协议。埃及初步收回了西奈半岛约5.5%的被占领土,这使埃及看到通过和平谈判收复失地的希望。

1977年5月17日,北京为首的右翼政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声称需要继续扩大犹太定居点。这在阿拉伯世界中引起巨大的不安,阿拉伯各国的媒体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已成泡影,新的战争危险已经增加了。事实上,虽然北京的确不相信单方面的让步,不惜代价抵制在西岸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反对停建那里的犹太人定居点。另一方面,他对西奈或戈兰高地没有太大的兴趣,通过双方的协定,他可以把这些地区归还给埃及和叙利亚。在对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问题上比工党政府表现得更加灵活。

当选一个月后,北京除了表态之外,他还利用有关国家所提供的秘密信息渠道,尽力向萨达特发出信号,表示以色列准备同埃及直接谈判。1977年8月25日,北京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萨达特表明,自己是一个言而有信的,渴望和

平的领导人。也愿意在西奈问题上做出有意义的让步。当萨达特11月初访问罗马尼亚时,北京再次致函齐奥塞斯库,又一次表示他愿意在耶路撒冷、开罗或者其他中立国不拘形式地同萨达特会晤。事实上,双方的秘密接触也在同时展开。北京当选后不久,以色列和埃及的高级情报人员在摩洛哥的拉巴特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建立了和解的气氛。在9月、10月期间,外长达扬也得到授权,多次与萨达特的亲密助手会面,其中包括埃及副总理塔赫米,再次强调以色列愿意从西奈撤军,恢复埃及在该地区的主权。

这些信号与接触肯定使萨达特产生了期望,萨达特后来追述说,甚至像北京这样的极端分子也渴望和平,他觉得提倡的时机已到,<sup>[5] (P320)</sup>再只是间接性的接触将变得没有意义。

五、萨达特的性格和领导作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萨达特不同于他的前任纳赛尔,他谨慎而实际,制定可行性策略时都要经过认真考虑。如果按照马基雅弗利的说法,纳赛尔就像一只受人敬佩的、冲动的雄师,而萨达特就像一只狡猾而又理智的狐狸。为了克服阿拉伯激进派反对同以色列的直接谈判,萨达特采取了他们始料不及的行动。萨达特还认为改变埃以关系的行动不能再浪费时间,和会并不是目标,而是一种手段,迫使以色列在和平或对抗中间作出选择。他表示,为了和平他愿意去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任何地方。因而绕过日内瓦会议决非一时冲动,而是经细心考虑的结果。

1977年对中东和平而言既是困难,又是机遇。以色列与阿拉伯激进势力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墨守传统的政策以求“最大利益”。但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被对方预测出来,反过来刺激对方采取更加顽固的立场。而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干预,给已经扑朔迷离的和会雪上加霜。萨达特从本国国情出发,权衡国内外的利弊,及时改变政策而抓住了机会,不但使埃以之间的和平成为可能,而且给仍在战乱中的中东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和平模式。

参考文献:

- [1]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1978.
- [2] Mohamed Heikal . Egypti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 July 1978.
- [3] Economist, July 14, 1979.
- [4] William Dellafar and Howard Pack . Economic Benefits of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Review, No. 11 Spring 1979.
- [5] 安瓦尔·萨达特. 我的一生[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The Analysis of Causes for Sadat' s Peace Diplomacy to Israel 1977

JIANG Sh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When the prospect of the Geneva peace conference was hopeless in 1977, Sadat, Egyptian president, has gone to Jerusalem unexpectedly and negotiated peace with Israel directly. That not only broke the meeting logjam, bu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ace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Although his action was out of estimations, it had five inner causes, including the cognition of the Egyptian present conditions, the new Egyptian diplomatic strategy of resisting Russia and uniting America, the earlier contact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the pessimistic judgment to the Geneva peace conference and Sadat' s personality and leading style.

**key words:** Sadat; Egypt; peace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diplomatic strategy